

青莲

□ 帅美华



一

通往文佛塔的石级陡直,从下望去,似一架悬挂在青翠幽篁里的天梯,夕阳的斜光从密密的竹叶中透进来,明亮,柔和,“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我想起王摩诘的诗,此情此景,一定曾在他的眼中流泻过,此时此刻,我是否踏上了一条他曾走过的路途?“松风吹解带”“弹琴复长啸”,在旷古的幽寂里,仿佛飘飞着轻盈的灵魂,如烛如萤,幽光微照,明灭不息。

石阶两侧的大理石护栏顶端每隔几步就雕有一朵莲花。我手扶着莲花,攀上文佛塔已是热汗淋漓,气喘吁吁。

一位身穿浅灰色居士服的中年女人面向佛塔,踮起脚尖,双手合掌,高举过头顶,手掌分开,掌心朝下拍向肩膀。双手再次合拢,从胸前滑向腹部、膝盖,到脚尖,掌心着地,像两条平行线磨擦着地面,身子跟着匍匐下去,像蛇蝎一样,完全贴伏在地。手掌翻起,握拳打开,像一朵莲花开放在地面。

二

再回到莲池,光线渐渐淡去,对面的香炉峰依然是千年不变的如水洗过的青黛色。看着池里的白莲,与钟楼壁檐上勾画的白莲,还有莲池西南新塑的白莲,遥遥的呼应,我知道我和母亲都太执着于眼前,并未真正懂得佛的真谛。我们应该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些,更达观地看取这个世界,虽然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但这世界总还是有一些东西是恒定不变的。

额头叩击三次后,双掌又一次拍向肩膀,手臂伸直,沿着两道优美的弧线从头顶划向胸部,撑起身子。

她一个动作接一个动作地做,如入无人之境,整个动作干净流畅,如风行水上,鱼游深海,使人忘记她脚底下是坚硬、粗糙、冰冷的石块。在她面前,文佛塔上仿佛有莲花盛放,祥和、美丽,神圣、庄严,和她的手掌莲花连通在一起,向着无尽的时空无穷地伸展。我走近她,听见她嘴里轻轻地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一声声,深情、婉转,像赞颂,像呼唤,像祈祷,又像呻吟,亦如她身体的动作,重复往返。她一定也看到了明灭的光亮,在她的世界里如烛火,如萤光,幽幽照临。

她信她的光。她渴望被那光亮全然地包裹,直到自己完全地消失。

每个有灵魂的人都有他所追寻的光,这光可能是爱,是美,是创造,是身心完全交托,空无之后的永生。

三

远公说,神之传于异行,犹火之传乎异薪,薪异而火一,形易而神同。这满池的从异域归来的莲花不就是最好的证明。远公种下的白莲,瓣长而广,青白分明,好像人的眼睛,所以又称青莲。四个莲池正中建有一个白色的小塔——青莲塔。

青莲不只是物质的莲,更是精神的莲,她像远公堂前的六朝松,已迈过了无数的生死轮回。她今天存在,明天还会

盛夏,携友人东林,天王殿前,四个池子呈田字形分布,池内翠叶满荡,莲朵亭立。友“啊”的一声惊呼,捞出相机,上前便拍。她左倾右侧,歇着护栏,挨着荷叶,或站,或蹲,为拍叶下之花,甚至单膝跪于石上,眼眸凝注,嘴里喃喃不绝,“你看那朵,好像刚流出的水蜜桃汁。”“这一朵,真如假的一般。”“池心那枝,仿佛画里画的。”

美到极致,也许就是一种虚幻。她快速摁动相机的按钮,想抓牢眼前这如虚似幻的真实。

莲池旁,有一古樟,枝叶婆娑,树皮灰皱如硬鳞,主干粗若洪钟巨鼓,三人合抱未见得拢。一黑壮汉子立于树下,黑色T恤的短袖上别着红袖章。他护卫着这四池莲花,并不时提醒近水拍照的游人,小心滑入池中。

男子三十多岁,自言姓关,黑龙江人,来东林做义工已经半年了,离乡弃业,栖隐佛寺,他身后有着怎样的情路坎坷和佛法姻缘,我不得而知。他只说,在这里,他能获得一种内心的安宁。“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些浮躁,我就看印光法师的书,慢慢的,心就静了下来。”他推了推鼻梁上的宽边眼镜,望向莲池的目

四

从文佛塔下来,见一年轻的僧人沿级跪拜而上,宽袍广袖,身形瘦削,经过他身边时,他正掏出毛巾擦拭额上的汗珠。我禁不住上前低声问道,师傅,请问塔前那个居士行的是什么佛礼?他说,那叫大拜。见我紧握手,刚刚又对他拍了又拍。他又说,拜佛能消除业障,你拿着手机到佛寺来照来照去,等于白跑了一趟。他的意思是我来到佛寺却不拜佛,错失了一次消除业障的好机会,替我惋惜。

母亲是信佛的。小的时候一进入什么寺啊,庙啊,哪怕小得只剩一尊泥塑,她都要按下我的头颅。出门前就千叮万嘱,在菩萨面前不要多言妄语。如果我稍稍有什么不恭敬的行为,她马上向菩萨告求:菩萨莫怪,菩萨莫怪,小孩子不懂事。家里有什么人生病、不舒服,她也反复念叨“菩萨保佑,菩萨保佑”,仿佛真有什么菩萨能听见她的哀告和乞求。

稍稍长大的我,对她的行为不屑,更不耻。我讨厌那一万个,一亿个“菩萨保佑”后的懦弱、贪婪和功利。芸芸众生又是那么多,菩萨即使不吃不睡,能一一满足那些贪求的心吗?菩萨到底该满足谁的请求呢?

与其求菩萨,为什么不求自己?年少气盛的我虽没有敢叫日月换新天的胸怀和豪气,但我相信我的命运是掌握在我的手中,我

光温和柔软,与那彪悍的北方身形极不相称。莲花果然绝美,花瓣繁复,层舒慢展,鲜丽空灵。除纯红和净白外,还有“美人面”和“落霞映雪”,中国水墨的意韵,前者如美人晨妆,在盈白面颊轻轻晕染上淡淡胭脂;后者是用笔尖在白色瓣沿勾勒出浅浅一线嫣红。

数量最多的还是白莲,钟楼前的两个池子纯一色的皓白盈然。青绿的萼片,洁白的花瓣,像待雪而发的绿萼梅,高拔出尘的素和洁。

“白日发光彩,清飏散芳馨。池香很囊破,泻露玉盘倾。”白居易歌咏过东林的白莲。盛唐的白莲亦如盛唐的气象风采卓绝。

元朝的白莲依旧灿烂,1321年,庆哲大师赠莲种学成归国的日本学僧澄圆,白莲在日本生根、开花、繁衍。

“文革”期间,僧人被逐,莲池废为水田,东林寺白莲绝种。一九九零年,日本净土宗返赠祖庭莲籽和莲藕。东林莲池复兴。

昔去扶桑,今还震旦(古印度人对中国的称呼),当年远公亲手植下白莲,他是否想到白莲像人一样,也要经历她的白云苍狗,世事浮沉和荣辱兴衰。

五

才是它唯一的主人。

及至自己做了母亲,面对一个由自己带来,却不由自己主宰的鲜活生命,我才知人生有万般的无奈,很多东西是自己所不能支配和左右的。看着在巨大高考压力面前,一次次将掌头挥向自己的女儿,我彻底崩溃了。这是一个残酷的世界,人人都在争夺有限的教育资源。作为一个母亲,我没有能力为她撑起一方没有风雨的天空,我又为她将来的生活担心忧惧。算命、求签,想预知某种天机;虔诚地匍匐下去,低声切切地呼求“菩萨,帮帮我,菩萨,帮帮我!”这时,我才彻底看清了自己,自己并不坚强,也不高贵,血液里流淌着同母亲一样的懦弱和卑微。

作家王璞在她的《灰房子》里提到她的母亲,“自己也有了家室儿女的牵挂,我也终于明白了当时令母亲崩溃的那一种恐惧。连死亡都能勇敢面对的母,却无法面对断送儿女前程的现实。”

每个平凡的个体,在命运的洪流前,如草芥,如虫蚁,是那么的弱小,又是那么的不堪一击。他真的渴望抓住点什么,来坚定生之勇气和信心,哪怕那是虚无,他也会想尽办法告诉自己有什么一定存在,如彼岸的莲花,永远地开放。

六

人就有着莲花的品格,微妙香洁,出污泥而不染,就是这个世间的最圣人,妙好人,不可思议的人。

孔子回答季路,未知生,焉知死?拒绝入白莲社的陶渊明双手抱住酒坛吟诵道,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渺小若微尘的我,只想静静修炼,以莲为心,继续在这人世间起伏飘荡,时有靠岸之心,时有银辉满舱。

我寄去的那朵雪花 收到吗

曹元明

亲爱的
我寄去的那朵雪花 你收到吗
收到了 赶快告诉我
寄去的 是你渴求的洁白和明丽
我在想你收到雪花时的笑容和喜悦

亲爱的
我寄去的那朵雪花 你收到吗
收到了 赶快告诉我
让我分享你收到时的笑容和快乐

再仔细看看那朵雪花
你美丽的眼睛 会发现什么
在晶莹的雪花里
还包着一枚你喜欢的礼物
小小的白银发簪
戴在你的头上 定会璀璨夺目
还会让你显得有些高贵
难道我们生来只配过底层人的生活
亲爱的 你总是渴求洁白

所以 我选择了雪花寄给你
该收到了吧
收到了 赶快告诉我
让我分享你的喜悦和快乐

亲爱的
那朵是从庐山飘下的雪花
那朵 洁白 明丽
你的喜悦
……

